

茶与文学

王旭烽 主编 苏祝成 副主编 杨昇 编

Cha Yu Wenxue

茶經卷上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迺至數十尺。其
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
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柝，櫟葉如丁香。
根如胡桃，葉之屬其子似茶，胡桃與茶根皆下
孕。先至瓦礫，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從木，其
苗上抽，其字出開元文字者，義從木，當作其名。
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者，義從木，當作其名。
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者，義從木，當作其名。

藏鮮洲

煮點烹煎

候湯長鱗

沫瀉翻注

器中初易

茶文化传播培训讲义·第三讲

茶与文学

王旭烽 主编
苏祝成 副主编
杨昇 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青松

装帧设计：真 凯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与文学 / 杨昇编.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5.7

（茶文化传播培训讲义 / 王旭烽，苏祝成主编）
ISBN 978-7-5514-1034-2

I. ①茶… II. ①杨… III. ①茶叶—文化—中国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7938号

茶与文学

茶文化传播培训讲义·第三讲

王旭烽 主编 苏祝成 副主编 杨 昇 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42991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星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16

印张：2.25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034-2

定价：15.00元

写在前面的话

茶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茶之故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文化密码及呈现方式，都较为完整地保存在茶文化中。如何将这样一种象征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传承并发扬，是我们这一代茶人的重要使命。作为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基地的所在机构，身处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的我们，对此尤其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们的这一辑茶文化培训教材，以普及与承传为基础，故无论对于茶界从业者学习茶文化的学子，还是热爱茶文化的人们以及对中华文化有着了解与向往的国际友人们，都是一款相当合适的普及读物。同时，本教材也站在世界茶文化的共通和交流立场上，以为茶文化属于全人类，全人类茶人为茶文化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本教材视野涉及之处。因此，它既适合为国内大众服务，也适合推荐给全球各孔子学院及有关中华文化教学机构作为基本茶文化教材。

茶文化在发展，茶文化学术研究也在深入，对茶文化教材的内容与教学形式，更有着与时俱进的种种新需求，故此一辑十二种茶文化读物，虽然反复修订，依旧有待改进和订正，因时间仓促，部分图片作者也未一一联系上，敬请与我们联系。文化的进程是无止境的，我们也会在这一进程中充实与深化自己，并请教于各路方家，假以时日进行更合理的修订，以期更准确、更科学地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

编者

目 录

一、茶与诗 / 01

（一）唐以前茶诗 / 01

（二）唐代茶诗 / 02

（三）宋代茶诗词 / 13

（四）元明清茶诗 / 17

二、茶与散文 / 20

三、茶与小说、戏剧 / 23

四、其他茶文学形式 / 25

（一）民间茶谣 / 25

（二）茶联 / 26

（三）茶回文 / 27

（四）茶谚 / 28

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可以说，其结合雅俗，熔儒、释、道三种文化精髓于一炉，早已成为民族生活与精神思想的表征。茶文化在中国起源很早，但饮茶与生命境界的思想结合则是到六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随之而来的是茶文学的勃兴，其中又以茶诗为代表。中国古代茶诗的兴起，主要是在中唐，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文人的生活开始与茶密不可分，层出不穷的茶诗、茶文如一缕缕清幽的茶香，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门类，而且茶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基本艺术风格——淡泊简约、和谐宁静、清幽闲适等，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鲜明品质。

所谓茶文学，是指以茶为主题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亦包含了主题不一定是茶，但是有歌咏茶或描写茶的片段的相关作品。其门类包括了茶诗、茶词、茶文、茶对联、茶戏剧、茶小说等。

一、茶与诗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茶为主题的诗赋不少，而唐、宋、元、明、清，亦涌现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

（一）唐以前茶诗

唐代以前的诗中，谈到茶的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璞、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暉、刘孝绰、陶弘景等。

比如张载的《登成都楼》：“借问杨子宅，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饌逾蟹媾。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此诗描述成都食物丰富，及在繁华之都饮茶的情形，是唐诗中很少见的饮茶场景。

孙楚的《出歌》：“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薺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这一首列举山川风物土特产的诗，常在茶叶史中作为史料运用。

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

面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历。”左思此诗，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刻画了可爱的烹茶女性的形象，在茶的品饮史上，也有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

王微的《杂诗》：“寂寂掩高门，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领今就櫜。”以孤寂的心寻找聊以慰藉的茶，茶的精神特性亦从诗中隐现出来。

（二）唐代茶诗

中国古代茶诗的兴盛，主要是在中唐，中唐以前的盛唐，算是一个过渡的阶段，随着茶事逐渐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盛唐的茶诗明显增多，不仅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前代，而且不少名家也开始在诗歌中吟咏茶事。虽然茶诗盛于中唐，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基本艺术格调 and 风格——淡泊简约、和谐宁静、清幽闲适等，已经比较全面地表现在盛唐茶诗之中。盛唐茶诗的数量虽然不算很多，但无疑是中唐茶诗艺术风格的前奏和奠基。

同中唐以后茶诗大量涌现相比，盛唐茶诗不多，这也说明当时饮茶仅限于较小的圈子中，比如佛门、少数文人或上流社会的家中。茶是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象征，那是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饮茶之人的精神特质，陆羽《茶经》“一之源”中便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一诗中对茶的描绘和评说，无疑是对陆羽的话进行了进一步地阐释和提升：“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盛唐诸诗人，在茶诗兴盛之初，便将这种茶人的思想核心注入创作之中。盛唐著名田园山水诗人储光羲，曾写过一首《吃茗粥作》，其诗云：“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敝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作者去友人家做客，正当盛夏，酷暑逼人，连鸟雀也躲藏起来，周遭因炎热而显得十分安静，虽然有高大的梧桐树遮阴，仍然热得要解开衣服取其凉意。远处有几片云在移动，却遮不住烈日炎炎。主人待客吃茗粥和蕨薇，直到日暮作者才缓步回家。此诗的笔调一如其田园之作，质朴淡雅，诗中的情调，也与文字一样，透露出一种淡雅脱俗的气息。

茗粥即茶粥，一种用茶粉煮的粥，是古人吃茶的原始方法。我们知道，早期的人类是不太可能想到将茶作为一种饮料的，而更多地将它作为一种食物。将茶叶加工为茶粥食用，是当时茶叶的主要消费方式，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云：“茶……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北人初不多饮，南人饮之。”无独有偶，王维也在他的诗《赠吴官》中提到过这种食物：“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这首诗描写的也是盛夏时节，从诗中可见，茶粥在当时还不是家常必备的用品，但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解暑妙品了。

王维自己是喝茶的，他也不缺乏茶人所必须的闲情逸致和艺术气质，王维自己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半隐半官、半城半郭、半山半水的生活，就是他无奈的政治选择。这也是他在诗中劝告热衷功名的朋友“不如依家任挑达，草屨捞虾富春渚”（《赠

吴官》)回家归隐去的原因。在作于上元元年(758年)的诗《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中他写道:“不知炊黍谷,谁解扫荆扉。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中又有“花醪和松屑,茶香透竹丛”的诗句,是写同友人一道在山居竹园里饮茶的情景。可见王维对茶的爱好,这在盛唐时期是十分难得的,而茶之清新绝俗与王维质朴淡雅的诗风也极为契合,故此成就了一段“诗佛”与茶文学的渊源。

与王维同时代的诗人钱起,是吴兴人,那正是唐代产茶的圣地。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的茶诗自然不少。他长于应酬之作,诗歌技巧熟练,风格清奇,理致清淡。如这首《过张成侍御宅》:“丞相幕中题凤人,文章心事每相亲。从军谁谓仲宣乐,入室方知颜子贫。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欲知别后相思意,唯愿琼枝入梦频。”这首诗是典型的酬唱之作,诗人过访长官宅居,遂作此诗,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意,也赞颂了对方的清高脱俗。从诗中也可见以茶代酒在盛唐已经风行,并成为文人清新脱俗的标识。孟浩然初到京城时,也曾清明时节以茶代酒,遣送内心失意的愁思:“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清明即事》)

与钱起并称“钱刘”的刘长卿,也曾写过一首茶诗《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这是一首较早出现的描写与茶相关的集会诗歌:“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映高枕,空花随杖藜。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这首诗描绘的是在寺院的一次茶会,参与者却多是文人官员,诗的前四句,是对寺院环境带来的心境变化的烘托。平时冗务缠身的官员们,到了寺庙里,便觉“机事遣”,顿感之前的劳碌是“尘网迷”,从而悟出“万法幻”的道理。而佛寺中脱俗的生态人文环境,亦令人忘却俗世的烦恼,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缕茶香袅袅,机事全销,即便是平日里不可亲近的“傲吏”,在此时也变得相处甚欢了。这首诗无疑称颂了茶在当时文人社交场合的重要作用,即唤醒官员们安适闲淡的“初心”,忘却缠身公务所带来的烦恼。

“诗圣”杜甫所作茶诗有六首,其中《重过何氏五首》(之三)一诗,描绘位于长安南边的明德门外樊川北原上的何将军山林,写尽丘园之静美,读这首诗时,一种安宁而悠闲的意境跃然纸上:“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杜甫的诗歌多描写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这首诗却透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息,在春日傍晚的平台上,和风拂面,一边坐着喝茶晤谈,一边斜着身子在置于石栏的砚台上蘸墨濡毫,题诗于桐叶,多么潇洒自得!而眼前的闲趣又是悠长的。夕阳西下的余晖中,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悠然品茗,看着如画美景,翡翠鸟停在晒衣的竹竿上鸣叫,蜻蜓立在浮水移动的钓鱼丝绳上,寥寥几笔,勾画出这静寂的境界,透露出一种闲适自在的幽雅情趣。这种幽静的情趣和极自然而又极常见的景观正是诗人幽兴之所注,故而诗人说,从今以后,如此情怀自是极其谙熟了。杜甫的诗境,难得如这首诗般空灵悠远,茶之幽香高品,更衬托诗人的心性高洁,使我们从杜氏传统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之外,看到另一个高洁散漫的幽人形象。

前文言及诗歌中的茶会描写,盛唐时期,饮茶在民间尚未完全普及,因此,茶往往与士大夫阶层的雅集相联系,当时文人崇尚以茶当酒。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钱起就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选址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纵饮,而是以茶代酒,故能聚首畅谈,洗涤尘心,在蝉

鸣鼓噪声中袖手而谈，直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况，写下《与赵莒茶宴》一诗：“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全诗采用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翠竹下之下举行茶宴，一道煮饮钱起故乡吴兴的名产紫笋茶，并一致认为此茶的味道比流霞仙酒还好。饮过之后，已浑然忘我，自觉脱离尘世，杂念全无，一心清静了无痕。俗念虽全消，茶兴却更浓，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而散。这首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地啜茗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蝉与竹一样，被古人用以象征高洁的品质。人们试图在自然山水的幽静清雅中拂去心灵的尘土，舍弃一切尘世的浮华，与清风明月、浮云流水、静野幽林相伴，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

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作有一首茶诗《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意境极为静谧安详，亦能窥见岑参早期作品风格之一斑，与其边塞诗作的壮丽奇美相比，别有一番情趣。其诗云：“京兆小斋宽，公庭半药栏。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盛德中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竹影遮窗暗，花阴拂簟凉。君王新赐笔，草奏向明光。”岑参心好清宁，天性恬淡，在居官前曾隐居嵩阳山中，二十方出。这首诗是写一个官员的闲居景象的，其中反映的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无疑是和诗人的追求相契合的。“药栏”之名，当来自《九歌》中诗句“桂栋兮兰橈，辛夷楣兮药房”，“药”在句中指的是白芷，用这种香草比拟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君子，也可泛指优雅的花草，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曾云：“罌粟，……药栏中不可缺此一种。”岑参早期隐居山中所作诗歌至今留存并不多，但却奠定了诗人一生诗歌创作的基调之一，那便是平易自然、冲淡静谧的林下之风，这一风格，是伴随诗人创作生涯的始终的。

茶能消愁解困，令人神清气爽，齿颊生香，乃文人生活之必需，明代文徵明有“书卷茶炉百虑融”之语。茶事自是文人闲暇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历代文人诗中对煮茶品茗绘声绘色的叙述，也是不厌其烦，盛唐大诗人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这首诗（包括诗前的序）写仙人掌茶：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鸱。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覩。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鸱，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

这首诗的风格在盛唐茶诗中可谓十分独特，李白突破了歌咏茶之煮饮或品茶之境的传统路数，一反常态地细致描写了仙人掌茶神秘而独特的生长环境、不凡形态、品性特点和功能效用等，用的是他惯有的奇丽雄豪的语言，把一种生长于自然界的茶叶描绘得恍若产于天外异境，李白独特的诗歌语言“造就”了异于其他诗人笔下的“绝品仙茶”，从李白的描述中我们仿佛可以想见喝了这种茶可以得道升天，至少，也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这种用玄幻的手法对自然产物进行呈现，至少在盛唐，是属于李白的专利。这首茶诗也因之而具有独特的魅力。李白在另一首与茶事有关的诗《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与前诗同样文笔恣肆，想象奇丽，而“茗酌待幽客，珍盘荐雕梅”一句，则把读者从上述的“异境”中拉回了人间，展现了盛唐时期人们的饮茶实况，更写出“雕梅”（在青梅果上雕刻花纹）这种精细的点心作为茶食，在茶事活动中引人注目的地位。李白的茶诗，可谓纵情想象与自然写实的完美结合体，在茶诗的历史上别具一格。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是盛唐时期禅茶大兴的记录，众多僧人在修禅之余，多以饮茶助修，不仅用饮茶的方式来辅助参禅，也以茶供奉佛。事实上，禅宗早已将坐禅饮茶列为规式，写入《百丈清规》中。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建立，《百丈清规·住持章第五》有“新命茶汤”“受两序勤旧煎点”“挂真举哀奠茶汤”“对灵小参奠茶汤”；《百丈清规·节腊章第八》有“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这也进一步促成了茶文化与禅宗的结合。

当时的僧人过午不食，由于茶能使人神清气静，因此成为他们最理想的日常饮料，有助于僧人坐禅之静心、敛心、专注、清神，以达到观照“明净”的禅境参悟。寺院的清幽环境，也有利于茶文化与禅的结合。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云雾缭绕，地势得天独厚，多有茶树生长。唐代禅林一直保持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菜和茶，且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命名。禅林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景德传灯录》卷八“韶州则川和尚条”、“镇州临济义玄禅师”等，都有禅师入茶园内摘茶并在茶园当机示教的记载。

唐代，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使中国原有的茶文化更趋成熟。茶与禅就在这种氛围中高度结合，并展现在僧人的茶诗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量以茶会友的诗篇；其次是在茶境中结合禅法、化入禅境。这当中，茶成了僧俗之间最佳的沟通媒介，也成了助禅的最佳凭借。唐代茶事因禅而提升了其哲学内涵，正如裴汶《茶述》所谓：“其性精清，其味浩浩，其用涤烦，其功至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续茶经》卷上）茶因其浩浩、精雅的滋味与涤烦、去眠的功能，能与禅清逸、冲和、幽寂的境界融合。民间，尤其是文人们对这种茶禅合一的境界多

加仿效，于是形成了禅茶成风的局面。

盛唐文人茶集，往往也是文人与僧侣的集会，王昌龄《洛阳尉刘宴与府掾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就记载了一次这样的雅集：“良友呼我宿，月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府县理，豁然神机空。自从三湘还，始得今夕同。旧居太行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诗中的“茶集”或指一种茶会的形式。这类与茶有关的文人雅集在当时已经十分流行，对以茶代酒的崇尚，象征着文人和官员的知识涵养与道德境界，成为一股风潮。诗人们笔下对“茶会”、“茶宴”等类似活动的记载，也十分常见。钱起曾写过两首相关的诗作，其一为《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其二为《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前者写三人茶会，后者写的是两人对啜。作者在诗歌中展示了为茶痴迷的文人们在空寂的心灵境界中品茗玄谈的场景，读之使人意犹未尽，俗虑全消。

岑参早年也写过一首在寺院中品茶的诗作《闻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报恩寺》，其诗云：“闻君寻野寺，便宿支公房。溪月冷深殿，江云拥回廊。燃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胜事不可接，相思幽兴长。”此诗描写禅门空寂，有一种凄冷的味道，灯火昏暗，独坐煮茗，与世隔绝的心境，靠着一缕茶烟维系着生命的律动，此诗纵然是对友人寄宿寺庙生活的想象，却无疑夹杂着自身早年隐居深山与僧侣隐士怡然相处的经历，与其后来的大漠铁蹄的风格，自有不同。

无独有偶，同是盛唐边塞大诗人的王昌龄，也曾写过不少同类题材的诗歌，如《题净眼师房》：“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倾人城，倾人国，斩新剃头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齿能诵经。吴音唤字更分明。日暮钟声相送出，袈裟挂着箔帘钉。”高适在唐代诗人中属于官位最达者，故即便是写僧侣茶事，依旧充满凌烟之气。僧房饮茶时看到白鸽，是对岑寂境界的一种反拨，对僧侣外表的描写，更显诗人个性的豪壮，整首诗虽然点出茶事，但意图并不仅仅在于茶，而是描绘了大唐风骨中僧侣多彩有趣的生活场景，在盛唐茶诗中，无疑是最具有盛世豪迈特征的一首。

茶诗在盛唐渐趋兴盛并非偶然，这与当时文人和僧侣中逐渐开始的饮茶习俗密切相关。而盛唐之后，“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正所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茶随之开始有规模地进入文学作品中，并逐渐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的代表和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讲，盛唐的茶诗具有独特的开创精神，对于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创作，有着重大的引导意义。

当然，唐代诗人广结茶缘还是在陆羽、皎然等饮茶集团出现之后。与“茶圣”陆羽同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与其交往并写下许多茶诗的著名诗人。

大书法家颜真卿作为湖州刺史，集合地方文人在席上作联句，而《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约定以茶为主题，其中颜真卿作有“流华净肌骨，疏沦涤心原”，表现了茶清静身心的作用。而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纬，称陆羽“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以诗句对陆羽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在这批诗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释皎然。皎然俗姓谢，字清昼，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他的《诗式》为当时诗格一类作品中较有价值的一部。其诗清丽闲淡，多为赠答送别、山水游赏之作。《全唐诗》编其诗为七卷，共四百余首。皎然是“茶圣”陆羽的好友，陆羽早年在寺院中接触佛理，后来遇见皎然，与之一见如故。二人又因共同嗜茶而加深了友谊，曾有大量的茶诗应和。比如这首《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曾有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他的诗题却是《饮酒》，皎然此处化用这一名句，意图却在于主张以茶代酒。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僧侣忌酒的缘故，而究其深层次原因，却是茶的作用。陆羽和皎然都是嗜好饮茶的人，对酒却是敬而远之，皎然作为方外之人，甚至称饮酒为俗事，哪怕在九九重阳，民间有登高赏菊饮酒习俗的日子。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幽寂的寺院深处，皎然与陆羽两大茶人在菊丛中对坐饮茶，花香伴着茶烟一缕，好友低语谈心，好不惬意，所以皎然此诗最后一句如是说，语气也就不显得奇怪了。

皎然与陆羽的友谊，主要记录在他的一系列诗作当中，如《寻陆鸿渐不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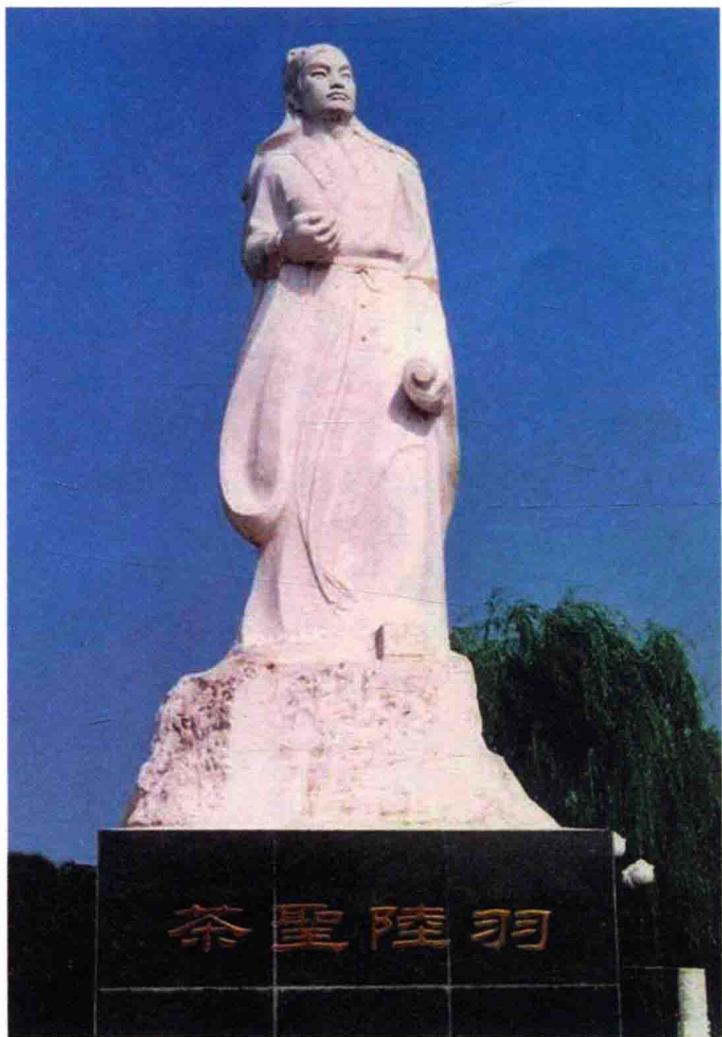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访陆处士羽》：

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
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
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
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

释皎然留下来的茶诗非常多。在唐诗的领域里，可以说他是最早熟悉茶的人物。作为僧侣，他的茶诗的重要特点，是将茶禅之理作了精微的擅发。在《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中，他说：“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在《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名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中说：“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中说：“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这是在唐诗中见到的具体描述煎茶法的最早的例子。《饮茶歌送郑客》中有“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将茶比作仙药，可见皎然佛道合一的思想。

皎然茶诗最重大的贡献，是在茶诗中首次出现茶道的概念。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中说：“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青瓷雪色缥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喻茶如仙药、玉浆，



陆羽故乡湖北天门的陆羽塑像

对应于诗的末尾“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中还说：“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说明依靠茶可以清精神甚至得道。

皎然的诗，清新朴雅，极富陶渊明的诗味，他与陆羽的交往，也一如其诗风，淡雅脱俗，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他们的友谊，只是在清泉之中，更倾注了一缕茶香而已。因此在中国的茶文化史上，陆羽是“茶圣”，皎然则作为陆羽的知音和帮助人，也占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皇甫冉是研究陆羽的人必定要关注的一个人物。他写过一首《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很有名：“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沅碗花。”王孙草指茶，碗花指茶汤沫饽。

还有个诗人，日本人特别喜欢，叫张志和，他是因一首诗而闻名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人和陆羽也甚洽。皇帝见他名气大，赏了他奴、婢各

一人，张志和把他们配成夫妻，男的叫渔童，女的叫樵青，并说：男的可以帮我钓鱼划船，女的帮我种花煎茶。

以饮茶而闻名的卢仝，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阳城中。他作诗豪放怪奇，独树一帜，名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描写饮七碗茶的不同感觉，步步深入，可谓茶诗中的奇绝之作：“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刘禹锡强调诗与茶的关系，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中有“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说明诗兴能得到茶的帮助。孟郊常以寺院中的茶入诗，如在《送玄亮师》中有“茗啜绿净花，经诵清柔音”句，而张籍的茶诗多与闲居、寂寞的意境相结合。

元稹也喜好茶，并给我们留下了以茶为主题的佳篇《茶（一字至七言诗）》：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铤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这首名作，不仅形式独特，富于创新，且内容华美，对仗工整，无疑是茶诗中的精品。该诗题名为《茶（一字至七字诗）》，并有题解：“以题为韵，同王起诸公送白居易分司东郡作。”这首诗歌，首先妙在它的形式，它是一首宝塔诗，古人爱做文字游戏，宝塔诗就是其中一种，它写出来形如宝塔。从一字句或两字句的塔尖开始，向下延伸，逐层增加字数至七字句的塔底终止，如此排列下来，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即如塔形、山形。起始的字，既为诗题，又为诗韵。宝塔诗，原称“一字至七字诗”，也叫“一七体诗”。从一字到七字句，逐句成韵，或叠两句为一韵，很有规律。后来有的增加到十字，甚至十五字的。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首宝塔诗，刻画出周进未中举前在薛家集教私塾时的窘态：

呆
 秀才
 吃长斋
 胡须满腮
 经书不揭开
 笔纸自己安排
 明年不请必自来

作为文人墨戏，宝塔诗最容易出现的弊病就是陷入低俗庸俗的套路中去，但元稹的这首茶诗，能做到雅俗共赏，以通俗有趣的形式出现，却以高雅脱俗的风骨写出了茶清雅的特色，并体现出唐代饮茶之法的鲜明特色，可见作者不凡的功力。我们不妨逐句来认真品读。第一句一个“茶”字，既是诗题，又作引子，全篇写茶，后文意味，皆出于此字。第二行四个字“香叶，嫩芽”，写出茶的曼妙风姿，因为所有好茶，皆以具有“旗枪”外形者为胜，香叶嫩芽，正是对茶一旗一枪外形的白描。第三行两句“慕诗客，爱僧家”，体现了唐代饮茶风俗的特点。盛唐时期，饮茶在民间尚未完全普及，因此茶往往与士大夫阶层的雅集相联系，当时文人崇尚以茶当酒。而另一方面，茶事活动中，又绝少不了僧侣的影子。盛唐文人茶集，往往也是文人与僧侣的集会，王昌龄《洛阳尉刘晏与府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就记载了一次这样的雅集。钱起也曾写过两首相关的诗作，其一为《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其二为《与赵莒茶宴》。因此说，“慕诗客，爱僧家”两句，正是



紫砂茶铤

对唐代茶风的最佳注解。

接下来两句“碾雕白玉，罗织红纱”，是写唐人处理茶的两个重要步骤及其所用到的工具。早在唐代，中国吃茶的习俗，是先将茶叶碾碎，然后冲水将茶末调成糊再喝。“碾”就是茶碾子，它是碾茶器，在煮茶时，供碾碎饼茶之用。茶碾子由碾槽和碾轮组成，所以陆羽在《茶经》中说它“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外方制其倾危”，意在求其平稳。《茶经》称碾轴为“木堕”，像是一个有轴而无辐条的车轮子。从陆羽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民间的茶碾一般都是木制的，当然还有部分石质的，比如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就曾出土一件“石茶臼”。而最著名的文物茶碾，当属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壶门座银茶碾子。它通高7.1厘米，长27.4厘米，槽深3.4厘米，辖板长20.7厘米，宽3厘米，全重1168克。通体呈长方形，由碾槽、辖板和槽座组成。槽呈半月形尖底，与槽座焊接。槽身两端为如意云头状，两侧各有一只飞雁及流云纹。槽座嵌于槽身，座壁有镂空壶门，门之间饰天马流云纹。茶碾子打开后，上置纯银锅轴，轴长21.6厘米，轴径8.9厘米。轴刃有平行沟槽，轴杆圆形，中间粗两端细，其上篆刻“五哥”两字，表明此器为唐僖宗供奉。轴孔四周篆刻团花，外饰流云纹，篆文上有“碣轴重一十三两（唐代重量单位）”，轴可来回转动。

元稹这首诗中写到的茶碾子，无疑是玉制的，而且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故云“碾雕白玉”。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壶门座银茶碾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



元稹像

至于“罗织红纱”，指的是用红纱编制的茶罗。唐人采茶，为了便于贮存和运输，往往制茶成饼。煎茶前要用茶碾研细成粉末状，再用茶罗筛洗后烹煮。宋代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中有：“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画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冪之。”

接下来两句：“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说的是煎茶时的景象。唐代的茶道，对于煎茶特别讲究。烹煮茶叶时要观察茶汤黄蕊般的可爱颜色，将茶汤注入茶碗中时还要在手中把玩，品味其尘花（煮茶时腾起的花朵状泡沫）旋转之美态，无疑是至高的精神享受。“铫”是一种煮茶器，小口圆腹，有柄和流嘴，多为铜、石、陶制，以陶土烧制者为佳。

诗的最后几句，都是写文人与茶的关系。诗人早晚以茶为伴，可谓佳侣。读这几句，不禁令人想到明代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茶与文人关系的描述：“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揭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醒客，夜语蓬

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其中的部分话语，正是对元稹此诗的最佳注解。

把茶大量移入诗坛，使茶、酒在诗坛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中唐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白居易，一生写下大量咏茶诗篇，其《食后》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诗中写出了他食后睡起，手持茶碗，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情趣。

《闲眠》诗云：“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诗最多的诗人，他茶诗的特征是将茶与酒并举。在《府西池北新葺水斋郎事招宾偶提十六韵》中说，“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称自己为“别茶人”。

白居易在晚年的《早服云母散》诗中，有“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他的诗作中写到早茶、午茶和晚茶，更有饭后茶、寝后茶，可说一天到晚茶不离口，是一个爱茶且精通茶道、知晓茶味的人。

白居易在被贬到江州任司马时，还辟园种过茶。江州地近庐山，白居易非常喜欢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的云水泉石，曾筑草堂于此，茶园便在草堂旁。他有《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